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齋存稿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葛魏錫

方齋存稿卷五

明　林文俊　撰

序

送少司徒王公致仕南還序

今年春戸部左侍郎維揚王公致其仕歸在朝自公卿以下皆惜之曰賢哉王公若之何去朝廷也初公以都御史巡撫四川也芒部土官隴氏爭襲構亂為川貴害

者二十餘年公既至督兵討平之遂奏改為鎮雄府請設流官如馬湖故事未幾公徙侍郎去其黨沙保復叛於是言者稍稍侵公上以沙保之叛公已去蜀其釋勿究及公引咎乞休遂降旨慰留之一日忽出内批下吏部議吏部言公居官廉正宜如前旨留供職上不聽特詔致仕公之平芒部也其績甚偉使得久於蜀則區畫周悉必無後悔抑公雖去苟代之者撫綏不失其宜亦未必至是也此其過豈專在公乎而公顧坐是以去何也

然亦求無愧焉爾矣公自郎署出為方岳入尹京兆再出為廵撫皆有聲績未易殫述姑即近事言之其以侍郎奉命覈地於畿內所至按圖籍定經界民産為勢家所奪者悉割還之戚屬怙勢有所干請一切抑不與於是宿獘盡蠲民獲甦醒然權貴多不悅有出語恐公者而公弗顧也度公之心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而遑為固位謀哉况公自布衣致位九卿不為不遇今歸老於鄉猶將以道德師表後進暇日從故人賓客登臨談咏以

樂太平之世將焉往不泰然哉公之歸也其屬僚徵言為贈予以公跡雖疎而慕其賢久矣故不辭而僭為之序嘉靖己丑某月某日

送郡守丘君赴潮州序

潮於嶺以南為郡最鉅今年春其郡之守缺吏部欲擇京官有望實者為之惟時膳部郎中丘君主靜有籍籍名在縉紳間遂用以守是郡盖慎選云君且行諸鄉衮謂予曰盍有贈乎予性迂鄙不達於政且承乏詞垣職

在言語文字之間而於生民利病若之何因革而便益懵如也雖有言何以益吾丘君無已請以文喻可乎夫文也者所以明道立教無非實用也然粉藻太過則蔽正理而不適於用文之弊也故質可過也文不可過也政不猶是乎聖人之議政也曰敬事而信曰行之以忠貴誠也兩漢而下循吏誠心愛民民亦愛之如父母其去也有攀號遮留而不可得者近世為政者迹其所為不過為粉澤之具而已上官弗察交譽其賢而考其實

果能使田里無歎息愁恨之聲乎此所謂文勝質者也政之弊也其有實意為民者或不能循俗俛仰當道不稽其為政之實乃或因是輒加摧沮往往志不得施此循吏所以罕見於天下也皇上深知其然迺者特詔郡太守謁見部使不得過為卑謟既顯示優崇矣又命吏部立轉遷格如有資序既深治行尤異將遂用為九卿如祖宗朝故事皇上之意誠見郡守係民至重故激勵之如此是將責以循良實效不徒為彌文而已今丘君

何以仰承休德乎亦曰以實心措之於政達之於民毋效世俗吏徒為粉澤之具而已則民被實惠所謂良二千石者其在君乎君在部以學行聞甞奉命典山西文衡所謂程式之文平實古雅大宗伯任丘李公屢欲薦為提學而弗果君蓋知文者可以語政矣

壽林翁八十序

世之為神仙之說者曰必鍊精制形乃可以長生為莊老之說者曰必守清凈不勞神役智乃可以延年其說

予不能知所知者孔子所稱仁者壽是已然所謂仁者
豈必博施濟衆之云哉或隱或仕隨其力之所及苟有
以利物皆謂之仁而足以致壽均也若吾鄉林翁貴容
亦其一與翁為孝子攢之後為人和易質直其主新會
簿汲汲以鋤寇安民為務在邑八年民甚安之行部使
者廉知其賢數加奬勸而翁以年老固請致仕歸歸之
又明年陂决于杭頭至百餘丈自陂以北田作龜兆折
禾盡槁死郡人惶懼罔知攸措有言翁能任是責者郡

守馮侯躬禮其廬而請焉翁既諾募人就工堰水上流而涸其決處乃實土築之内外皆固以石越兩月隄成水循故道至今賴焉予嘗艤舟陂下謁長者祠讀宫保見素公所撰碑記而知翁之恵在莆人者盖不可泯也翁以明年庚寅壽八十其冡子京熊以京衛考績上京預徴予言為壽予聞翁起居焉而知翁飲食步履尚如少壯時非鄉飲不入城府間與故人賔客登眺觴酌竟日忘倦此其壽尚未艾者也翁不曉神仙吐納之説亦

未嘗效莊老為固亦勞神而役智矣然其享壽若此非以仕而隱皆有利惠及人固所為仁者與然則孔子之言徵之於翁其不益信矣乎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請誦之以為祝

送憲副張君之山東序

浦城張君搏南與予同舉進士始以戶部郎監稅臨清有廉名未幾移疾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及再起為兵部郎中於是兩鬢皤然出入騎羸馬從省郎後恬然

不以榮進為意公退則寓居僧舍凡交遊飲宴之樂多不與予間造焉家具蕭然惟案上書數卷而已若君者殆所謂廉靜君子者乎今年冬以薦擢山東按察司副使開府臨清專理兵備夫兵憲之職在乎察廉兵民之利病而建革之及其所屬文武吏之材否而黜賞之其責重矣居是者非威而明不足以勝任張君温然儒者爾或以為非所宜予曰不然夫張君廉靜君子也惟廉也則不求威而威生焉惟靜也則不求明而明生焉何

以知其然也今夫鷹鸇之搏擊可謂威矣及以攫食而見捕於虞人則衆鳥反狎視焉夫不廉其有能威者乎水之鑒物本至明也方其驚風駭浪卒然而起則黯然莫辨妍媸夫不靜其有能明者乎兵部為戎政所萃君居其間徒以廉靜處之而從容裁決悉中肯綮吏胥宿蠹刬剔殆盡自大司馬而下咸稱其能今之為兵備於一方也卒是行之庸有弗濟者哉雖然威之過則苛而病乎恕明之過則察而病乎公必也恕以濟其威公以

用其明斯盡善之道也先民論政其義以易矣君之行也其同寅諸君來徵贈言遂爲之序嘉靖己丑冬十一月

便江李氏族譜序

便江李氏出唐連州刺史諱君防五代時追封南亭王人因稱南亭李氏云南亭二子長行瓌官終太守次行超官終萬安倅南安之後無聞矣今散居耒陽永興二邑皆太守之後而居永興者又分爲三派此譜重修於

南亭二十代孫李職方君永敷則上彦泒也盖自耒陽遷永興至職方五世矣職方既自為之序其從子今南京戸部主事君旦御史君禖復以譜示予請序予聞之孝子仁人之心無窮也而禮不敢過是以聖人為之廟制與服制焉廟有時而祧也服有時而盡也是故聖人為之限制也禮也然廟雖祧而祖不可忘服雖盡而族之人不可視如塗人者情也自世之降禮僅存而情寖衰矣賢者懼焉是故為之譜系以明本支而序昭穆使

子孫知其身所自出不以世代既遠而忘其尊祖敬宗之心又知族人雖疏且遠其始與吾同所自出而不忍相視漠然如路人夫譜之作其意如是而已所以廣孝悌而厚風俗也是當輔禮經以並行而決不可廢焉者至於紀載先人言行之遺以為一家之史且使子孫有所視法以圖不忝則亦何莫非為孝弟而設也今觀李氏兹譜深得古人之意而附以家規家範則所望於後人者益深且遠矣盖職方君序之詳矣予復何言獨會李

氏自唐乾寧至今六百餘年南亭之子孫日以蕃衍然莫盛於永興永興仕宦又莫盛於上彦前代姑未遑論入國朝舉科第者十有一人職方君之學行不暇言矣若御史君之父大尹君藩知當塗有惠政没祀名宦至今民思之其餘或仕州縣或教黌序亦皆有行業卓卓可稱述而御史君與今北京戶部主事君易同登嘉靖己丑進士南京戶部君則以續溪令治最徵入羣從三人同時居臺省有聲譽籍籍縉紳間此又豈特永興所

未有哉是上彦仕宦又莫有盛於今日者也盖其先世自南亭以來世有德善永樂間諱崇德者以貲雄於鄉值歲歉捐穀千餘石以賑饑民得旌門焉即始遷上彦之祖也以是觀之謂人家之盛不本於先世積德可乎而子孫思世其家者胡可不務德乎然務德必自孝弟始是故其在家也必孝於親必睦於族其在國也則移事親之孝以忠於君推睦族之仁以子其民此其大者耳至於一言一動之微亦必弗敢苟焉以求不戾於儒

先君子之道曰毋以為先人羞也審若是非直有光譜系而已將見先世之德自此益以衍迤光大李氏之用是以為盛也庸可既乎予不佞因序是譜而致其望於後人者如此二君之屬予以序也其意或在是云

送少司馬莪峯潘公序

聖天子勵精庶政簡賢任能而於九卿大臣尤重其選每有缺吏部集廷臣推舉疏率三四上乃得俞旨比者少司馬缺南京少司馬莪峯潘公被命入補之蓋吏部

奉旨再推及公而後簡用何其慎也仰惟國家稽古建官六卿分職而司馬掌邦政凡選將用兵及四夷邊徼事無大小悉隸焉故爲卿佐於此者非其人材兼文武而又嘗親歷邊隅習知戎事者盖莫可輕畀也公起進士由大理出僉東臬晉副使廵海已有威名及改福建適海寇爲患公至立擒之海嶠底寧晉山東憲長湖廣方伯遂擢都御史廵撫遼東至不數月築邊垣四百餘里雉堞連雲敵不敢牧馬城下改南京操江尋晉少司

馬從容贊畫東南晏然此公平生履歷之大畧也蓋公所歷非一官而政尤嫻於軍旅所至非一地而迹尤著於邊隅然則本兵之地在公居之誠宜聖天子之簡用抑又何其明也命下朝野咸稱得人公聞命感激念趨名之不可遲也乃以盛暑之月治裝戒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鳳山秦公各内外留守諸公餞之而以序屬予予嘗辱公知厚於其行誠不宜無言顧自筮仕承之詞垣以詞翰為職業及叨貳卿曹所職又皆吏治禮文之

事而軍旅之政正孔子所謂未學者何以為公告哉獨念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𢾅將悍卒驕強敵跳梁時為邊患賴聖天子威德遠被旋致掃平令中國乂安殊方順軌若無足虞然衣袽之戒聖人謹焉比聞聖天子赫然方有志於詰戎講武復周宣吉日車攻之盛當是之時宜必有文武如吉甫壯猷如方叔者為之輔佐安知其不在於公乎公勉哉以公平生所立卓然如此上之簡用明且慎如此當不思所以副之者耶公被名命後

數日從子方塘公自中丞晉拜少司空石泉公則先入為少司寇一門同時為卿佐者三人近世衣冠之家所未有也予樂為之言者非徒侈其家世之盛抑以見國恩之隆冀諸公汲汲於圖報云是為序

壽大方伯霞山蔡公七十序

天台赤城山色如雲霞世傳有仙居焉大方伯蔡公巨源嘗構草堂居之扁曰霞山人皆稱曰霞山先生云公襟度曠夷風韻灑落往年雖在宦途而其心嘗欲擺落

歷緣去而遊乎方之外也故為福建參政年未六十即上謝事之請及轉右轄河南連上四疏竟得請以去命既下寄家於陳而自以匹馬往來嵩少箕潁間窮探極討蓋累旬日而後挈家東還終老赤城之下若公者殆有仙風道骨者乎公歸明年家子亨之舉進士為曹郎又明年以郊祀覃恩錫二品誥晉階通奉大夫誥詞有榮名壽考始終完節之褒是時公年六十餘矣今壽已七十愈強健燈下能作細楷書遇風日晴美偕故人賓

容攀懸崖陟層巘捷如少壯者不用子孫扶掖而野服
葛巾瀟然塵外人望之固如神仙也其福壽之備如此
要必有以致是者乎初公由進士選庶吉士兵科給諫
凡事持大體恥拾人細過以為名及以僉憲督學湖南
貴州福建叅藩以至河南右方伯宦轍所至必有遺愛
予閩人也親見吾閩人思公如父母公於道旁多構亭
樹木以休行者至今道路歌詠之至比於召公之甘棠
焉抑不特閩中為然别駕三山林德良曩以試事過貫

州其民多問公今為何官云已致仕則皆相顧愕眙公何以不至卿相邪連稱好官不已更數驛率如之林君歸向予說如此用是觀之他省之民思公不忘計亦類此特予未盡聞耳至於出處之際尤為勇決視沉酣富貴老而不知止足者相去懸絶雖公平生雅志林壑盖亦持盈戒滿之心也公之為人大畧如此然則其壽也固本於天之佑善神之福謙其理有不可誣而或者以其居霞山也遂以公之壽為真有得於長生久視之術

則予不能知矣六月二十八日公懸弧之辰亨之爲南京吏部郎中念不得在膝下偕其兄弟子姪踶進一觴爲壽爰請士大夫之能詩者賦之而以請序於予將寓歸爲壽筵獻予不佞僅以平素知公一二爲之論次如此若公繼此益享期頤之壽老成耆德鼎然鄉邦表儀而以亨之之學行繼此益躋華要以究公未竟之施而貤榮公者尚未已也此皆理所必至諸君之什鋪述備矣奚假於頌祝哉

送僉憲顧君伯從之山東序

松江顧伯從初以母老求便養自刑部副使改南京儀制郎中既踰年其弟伯貞又來南京為驗封主事予之叨貳禮部也得伯從為屬及徙吏部又以伯貞為屬而見其兄弟文行之美未嘗不歎二惠競爽以為難得也亡何伯從擢山東僉憲諮政於予予告之曰夫為政者過寛則長奸過嚴則病下必也相濟乎然二者之害姑息為甚遠未暇論聞前輩言元自中葉以後士大夫之

緘默依阿無所可否者率指為忠厚一時倣傚成俗雖為風憲者亦皆靡然不復搏擊人因目之為不捕之貓其後上下賄賂公行民窮盜起則憲臣失職之致也我聖祖深知其然天下既定更廉訪司為按察司與御史臺内外相埒皆以糾官邪廉吏弊凡官其間者無問大小皆法冠豸服雖僉事秩五品分巡所至事得專制不必關白總憲而後得行蓋以風紀所係故異其體貌而重其事權如此然則居是者獨可視為具官而苟焉以

為之也哉山東介河濟連海岱地廣民衆為今名藩然
比來習俗寖改雖其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
德化遠矣仕是者不有淫刑黷貨以厲吾民者乎吏不
有舞文弄法者乎閭井之民不有豪猾兼并而武斷於
鄉者乎犴獄不有寃滯者乎凡此皆民之病而仁人君
子所宜惻然動心焉者伯從往哉端其表率公其激揚
明而不察嚴而不苛必能使車所過一道澄清吏無貨
法民無茹寃若是而持繡斧冠惠文稱風紀之臣斯無

愧矣若乃竊忠厚之空名貽姑息之實病豈所望於予者哉子產為政不寛而嚴孔子以為惠人朱子使浙東其政多主於嚴而濟之以寛夫孔子朱子百世之師也伯從舍是將誰法耶伯從作而再拜曰中立不敏敬聞命於君子矣敢不率承其行也其同寅來謁予言為行李贈義不得辭因詮次其語書以贈之某月日序

賀侯母太夫人夏氏百歲承恩序

大中丞平溪侯公世卿之母封太夫人夏氏今年壽登

百歲惟時中丞公方奉命廵撫南畿念親老不得在膝下奉旨甘恒若以為私憾者比者上疏言情臣有百歲之母在堂雖臣兄辭祿歸養然亦七十六歲老且病矣臣烏鳥私情不勝廹切惟陛下垂仁矜閔賜臣歸養臣母子幸甚疏入不允特勑有司以米帛賜其母蓋異數也南都諸公聞之皆嘖嘖稱歎以為榮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鳳山秦公謀於鎮遠侯顧公永康侯徐公曰吾儕居守舊京而中丞公廵撫於此誼分尤厚今幸覩兹

盛事容可無言以為賀耶不鄙謂予序之予維人之生以百歲為期然不能皆然也絳縣老人自言四百四十五甲子以年計之盖七十三耳左氏猶侈言之以為難得況百歲乎百歲矣又有子在顯位受知聖明得受寵賜如太夫人者尤不可多見而其所以致此則有非偶然者惟我國家啟運以來海内昇平百七十年太夫人自少而壯而老身所遭際皆在熈洽之朝慱厚博大之氣得之既深且厚而又自其為子以至為婦為母慈孝

恭儉內外族稱焉則其德又足以致壽矣兹其享壽百年而光被國家養老之賜豈無自而然哉夫年之貴乎天下也久矣古者天子巡守方岳問百年者就見之若行養老之禮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敬長如此所以教天下孝弟也三代以還此禮寖廢惟高年米帛之恵閭一行之然皆覃恩也若太夫人之所受則出特恩而爲曠古之令典故士大夫尤以爲榮君子謂是事也有可以勸孝焉有可以勸忠焉其有補於風教

大矣豈徒侯氏一家之榮哉前代子顯而親壽最高者在宋惟蔡君謨氏君謨自諫官出知泉福二州領使一路而其母年九十餘尚康彊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蔡公之貴而榮其母仁宗因其子之賢嘗製冠帔賜之其事頗與侯氏類然蔡母之壽不及百年則太夫人之福祉又似過之矣太夫人年雖邁而齒髮不衰享壽未涯也其子位望日崇貤榮方始安知繼此不有殊錫至於再且三哉此諸公祝頌之意也若夫篤移忠之義以

仰答乎君廣錫類之仁以均慶於下使東南之民同躋壽域此則中丞公所以彰君之賜而為孝之大者予不佞併以致祝不識諸公以為何如

送少司徒西洲唐公序

予與西洲唐公相聞最久然自予立朝公已以母老歸養及再起為提學游歷藩伯至為大中丞廵撫山東譽望籍籍在縉紳間而予獨以未能親炙為恨前年冬公來南京為少司徒始獲晨夕焉而見公粹乎其學也沛

乎其才也淵乎其量也確乎其守也心切敬畏之而知向之得於所聞者猶未為深知公也豈五嶺之精南海之靈鍾為偉人以待國家之用有不偶然者乎比者北少司徒缺廷議以公為宜疏其名以請從之律應夾鍾之月公將北轅留都自公卿而下出祖於郊而不忍於別公者則曰我國家兩京並建勢均體敵今之南京非唐東都宋西京比也天子方命唐公來貳司徒式是南邦乃僅踰期而遽奪以北不知南北奚擇焉予曰不然

南京雖根本之地自文皇徙都於北政務填委視南恒倍之且如一切軍國之供及財賦之出入盈縮民力任不任孰非職於北司徒者乎然自比歲以來帑藏空虛邊餉不給四方郡國以災告者又相踵而至則國與民之力可謂俱屈矣古稱戶部為金部又為民部夫司徒所職不專金穀而已民力之困尤其所當𨚍者也天子以公有經國遠猷而又嘗踐歷外藩周知民隱老成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故擇而任之其不輕也較然矣況

令制六卿雖分職至有大事下廷臣集議則不限職守皆得抗論而極言之公之往也偕在廷諸老雍容廟堂參陪國論將見發一言而天下陰受其賜不但財賦一事而已然則公之在朝其所裨益不多於在此乎由是而秉鈞軸據要津位益高則道之行益廣而生民被其澤者將益以溥矣不見泰山之雲乎雲不出岫固不能為霖一旦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矣今公之出處似之吾儕豈當惜一朝之别而不以公之道大

行爲賀哉於是諸公皆曰然觴酌之次各抽思騁詞歌頌盛美以爲公贈既成授予爲之引

賀少宗伯鍾石費公序

士君子立身宇宙間必有至大至剛之氣如其義也脅之以利害而不懼非其義也榮之以利祿而不顧夫然後可以有立於天下也彼怵於埶而動於利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曾足以語此乎予同年友鍾石費公子和始爲翰林編修時宸濠畜逆數遣人以賄至京師結納

諸公公之兄少師鵝湖公及公獨峻拒之遂為所中廢
黜家居者八年及宸濠敗乃以薦起再入史館預纂修暨
史成當進秩適少師公柄國公以久廢復起之人僅循
常資晉一級亡幾復來南京蓋低徊久之乃得為南祭
酒比者北祭酒缺天子以公為賢命輔臣傳諭之吏部
以其名上命已下矣會少師公再起至京以嫌上疏懇
辭乃止既數月遂陟南京少宗伯予嘗因公之出處而
僭論之方宸濠之猖獗也苟怵於利害俛首聽從雖一

時可以苟免將來之禍必不止於廢黜亦不當復起既起之後苟夤緣父兄攀躋分寸則將有訾議之者矣未必得有今日而又見崇於公論如此也以是觀之士君子身在仕進之途得喪遲速皆非所當計惟其正而已苟正矣安往而不宜哉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其弗信乎況公今貳春卿為國大臣在具瞻之地有世道之責將上以事其君下以治其身者顧肯一毫不以正直也哉然則公其能令終也必矣公在

國學教澤及人為深及遷去而代者未至諸生相與詣吏部願得公再攝學篆公聞之固辭予不能强也諸生既皆怏怏而去及是復來羅拜階下乞予言為公賀予義不得辭而又不敢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諛說而獨論次其平生大槩如此庸以厲公之晚節且因以自厲焉

送獅山朱德俊輟講歸所居序

獅山朱君德俊年甚富氣甚鋭質甚美甫弱冠與其表兄游弘濟遊學郡城辨析經義屢屈其行輩提學陳公

敦賢首器重之延致家塾由是顯名游既領薦君尚在諸生中益刻苦為學築石屏書舍所收貯皆六經及秦漢以來遺書終日據案疾讀盖將究心大業不專習為科舉程式之文以徼利達而已可謂有志之士哉今年春吾族孫别駕克容方為族子弟求師會有以君之賢為言者克容欣然曰斯人誠吾所願致遂諏日具幣授使者即其廬以請君即日就道既至卜館授餘惟謹帥諸生以束脩禮見君因其材器而成就之一時及門之

士隨其深淺大小皆有所得夫水有江河者流潤千餘里君子之學雖未顯於時其沾被於鄉之後學者亦多矣北風其凉歲聿其暮君將撤帳告歸卒業石犀克容率諸生餞之屬予序庚午之歲予初識游君常疑獅山之下如游君之材者不可多見乃今而復識君焉然則窮陬裔壤豈不復有如吾朱君者乎特恨不生於名都會無朋友為之延引聲譽其賢而有位者又未必知知而未必能薦是以終身沉沒其聲跡不聞於世者者衆

矣如是而徒曰乏才可乎哉君歸矣予亦將北其轅他日歌鹿鳴而來尚與予邂逅金臺之下

壽謙菴髙公序

三山謙菴髙公今年壬辰壽八十有三季春二十日懸弧之辰也公之子南京刑部副郎貞父念不得在膝下跽一觴為壽迺屬詞於予將遣其子顒和捧歸而以其日合子姓姻婭觴而祝焉貞父予同年辱相知契奚忍辭抑予於是有感矣古者天子廵狩觀見百年若有故

而入朝天子先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至於四時養親為之割牲執醬而乞言焉蓋其敬長如此當是時民安得而不孝且弟乎自古禮不復習俗漸漓人多忽老而貴少雖名為士大夫者迺或詭年以受官諱老而飾貌幾不復有髙年之可敬矣獨里閈之間猶知重齒坐列飲燕必以齒序其有龎眉黄髮之叟則鄉人子弟相與牽羊載酒賀其生辰少者棒盃盤而跪進之揖讓雍容猶有先王敬長之遺意焉故予於賀壽之作不指為應

酬例而郤之正以古人風化之厚僅此爲未泯耳况我
謙庵公以賢名令德享玆介壽誦而傳之上以昭天道
之佑善而下以勸於鄉邦其於世敎豈不重有所裨哉
公爲提學木軒之孫孝子惟一公之子孝子公孝聞朝
廷得被旌表及公事親又孝而友於羣從睦於宗黨其
舅禮部侍郎兼少詹事陸公無子公祀之別室歲時展
省墳墓至老不衰而性尤謙抑盖公自少年席其祖父
及舅氏之蔭中歲以儒發身典敎於金華於贑於昌化

皆底有成績比其老而歸也貞父又起進士以郡縣治最名拜京秩蒙恩封公如其官可謂始終榮貴者矣然公自少至老恂恂愿慤未嘗以詞氣加人故人以公為勞謙君子也其稱之者不以姓字亦曰謙庵先生云予觀公善行固莫可殫述要其所以致福壽若此者豈所謂鬼神福謙者乎今聖天子建用皇極思以孝弟化成天下公年德既隆從此而進而九十而百年當屢被國家養老乞言之禮使吾閭人益知所以孝親敬長而風

化之厚庶幾如先王時豈不盛哉予不佞尚拭目焉

送僉憲須君之陜右序

士患無志耳有志矣又患其才不足以用世也志與才具矣苟處之閒曹冷局則亦不足以展其才而行其意是故自古魁人碩士必全是數者然後有以自見於功業而垂聲於不朽兹不亦難乎安徳須君孟觀器度宏偉超出流輩讀書必期明體以達於用既舉進士拜南臺侍御史奉敕督理屯政所至鋤奸剗弊凛有風裁未

三年軍需饒給民氣𢀖蘇而奏蠲通泰二州無田之徵則又百餘年來人所未及者活數千百人垂死之命其德尤鉅此非志存澤物而才足以濟時者其孰能與於斯朝廷嘉其賢今年春擢陜西按察僉事夫御史僉事皆風紀之臣法冠豸服同也僉事秩五品分廵所至則一方之利病皆得而建革之官吏之貪鄙皆得而按劾之其任之重與御史又同苟修其職則一道肅清吏無骫法民罔茹冤其澤之所及可既哉此須君之行所以

為可賀也或曰須君所轄者陜之西路乃邇於邊矣以君之賢盍不置之内地而顧使之出入於塞垣沙磧之間以理邊務為職雖須君之才無所不可此豈所以處君乎予曰不然國家以西陲為重鎮而自承平以來軍實屢匱斥堠不修卒伍空虛營田弗懇而有司之貪婪武臣饕餮日朘月削為兵民病也亦久矣若此者非得賢憲臣駐節其地痛以法繩之則民瘵日滋邊防日弛卒然有事其若國之大計何然則為憲臣於此較之在

內地者所係果孰為重輕也斯其為天子用須君之意乎君素以知大體聞今之往也其威必足以懾奸其仁必足以懷遠使千里之內吏畏而民安兵强而食足烽燧不驚牛羊被野邊人鼓舞謳吟與內地之民同樂乎太平之世如是則為不負其職不忝其才而克稱上之任使矣異時治聲流聞部使剡薦崇階華級又將自此而升此大夫士所望於須君者也君之行也其鄉哀司諫雲岩朱君屬予言贈之予雅知君而重司諫君之請

也故為之序

柘陽葉氏族譜序

永豐葉君汝猷予從兄愈憲穀齋先生門下士也間來南都以族譜求序於予曰吾葉氏系出雲川先世有仕上饒者過永豐樂其風土因家邑之下唐始祖崇義再從令柘陽茲譜族人咼元始修之所録始於柘陽葢譜其所可知者耳方吾葉氏之中微也子孫不絶如綫朕田大第里之豪右悉欲而有之高祖妣詹度力不能爭

嘆曰是倘來者聚散如雨泡何足惜也獨取家譜寄上饒周氏藏焉今是譜幸不散佚而吾子孫得以詳其昭穆世次及先世行事之實不至於泯滅者高祖妣力也元也不肖重惟先世慎重是譜如此每行四方必橐之以俱不敢暫離先生幸為我序之使文獻有徵也予考葉氏之先在宋師旦為節度使茂為翰林檢閱安詩以道學稱在元有鼎元善古文讓能惇尚理學旣盛矣國初憲部郎中德高都憲孟芳同時仕於朝又何盛也自

是以後荐罹變故或絶或徙幾無孑遺焉獳人之子顔生二子其季應輝幹蠱克家乃復建祠宇立祀田續族譜以再立葉氏即汝猷之大父也今其族指日繁業儒書者肩摩而踵接矣夫葉氏數百年間盛衰見於譜者如此乎嘗備論之家之有興替猶木之有枯榮而德其根本也務德之家難保其後之不替雖替必復興猶之樹焉植根既固雖枯必復榮也不務德者反是然則葉氏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非以先人之德為之根本乎而

子孫有志承先者又胡可不務德乎是故出而仕也必思有以及乎物毋以苛病民毋以墨失官處而隱也必思有以善其身毋越禮義以自縱毋凌鄉里以自封若是則先德益綿世載休問葉氏之盛必將復始豈但如今日而已哉汝猷學成未及試援例授王府典膳其為人篤師友之誼嘗徒步走數千里弔予兄於莆陽予雅重之故於其以譜序來請也亟諾之而致其望於後人者葢不淺云

劉母陳太宜人榮壽詩序

南京禮部郎中劉君實夫之母前歲以覃恩自太孺人晉封太宜人今春秋六十有八季春十四日惟設帨之辰實夫將以其日觴而祝焉而玉軸琅函至是適至鸞誥龍章輝映蓬室茲劉氏奕世之珍也太宜人既北面稽首祇受訖退坐中堂受賀冠帔之服煒如也醆斝之行秩如也蓋見者咸歆豔焉太宜人蚤歲頗嘗艱虞至於晚年榮享鼎養荐受恩封諸孫森然蘭茁而實夫之

子鶴翔又以文學舉於鄉矣何其福之厚且備也於是
鄉人仕是者相與繪圖賦詩爲祝以屬予序予非善祝
者然與實夫往還今十餘年聞太宜人之賢最久請得
而備誦之可乎始太宜人之歸贈奉政大夫誠菴公也
前宜人林氏所生二子撫之同已出雖至親莫能辨其
親疎是有鳲鳩之平焉及公即世所以匡飭家務訓育
子女惟太宜人是賴則有代終之義焉實夫自翰林出
爲給諫既顯矣太宜人不色喜曰吾憂其盡職之艱也

及其以直諫貶官江西太宜人聞之不憂曰彼職固然且欣然來就其養實夫喜太宜人至旦夕娛侍膝下而忘其官之爲謫也居二年轉倅毘陵始奉以還閩及來南京復迎致之在官所恒貶衣損食節縮百費以成其子之廉既老猶躬家政不以子代以專其學此皆太宜人賢行炳於人之耳目不容掩者謂實夫之賢不本於賢母可乎太宜人以踰六望七之年耳聰目明髮纔半白其享壽未艾也是將見其子及孫躋崇陟要樹勲朝

廷晉被大封顯雲異數福履之盛不特如今日而已此則諸君頌禱備矣奚俟予祝而予獨有一言爲實夫勉夫古今賢母多矣今見於班氏傳者僅僅可數也夫其姓名湮滅不聞於世者亦多矣然則母之賢幸而有聞者亦必賴其子之賢也是故必有呂滎公而後申國夫人之賢益傳必有兩夫子而後程太君之賢不泯夫爲子者能致其親之名愈久而愈不泯則所以壽其親也寧有窮乎記曰思貽父母令名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

辱觀於此則知所以壽其親矣予於實夫相勗以道義非一朝一夕之故因須祝太宜人輒申此說於末簡實夫尚益務乎此毋以其所已能者而自畫哉

贈仰山宋君守真定序

今年春王正月天子御明堂執介圭受萬方羣后之朝大明黜陟政令聿新於是列郡之守多缺員吏部擇京官中有望實者出補之而南臺侍御仰山宋君獻可補守真定君舉進士於是盖十年矣或曰宋君之為御史

也入掌臺務出視江防所至釐正不度按劾貪猾風棱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其所條上事宜切中時弊多見嘉納嘗偕同官抗疏論事忤旨逮下錦衣獄尋釋之然則天子之於宋君亦既知其賢矣是宜待之不次以旌其能今使之出刺一郡何也夫一郡之政果足以究宋君之施乎予曰不然今天下事在內惟臺諫得言之在外惟郡守得行之雖藩憲有所欲為亦必倚守以辦蓋其秩尊而又去民近膏澤易於及民前代有以宰相出領

郡守無他以郡守得行其志也況真定於今為畿内大郡所屬州若邑三十有二彊域廣輪千里自州長史而下奔走受事庭下無慮百餘人守之尊稍視古大國諸侯茍修其職則千里奠安隱然足為京師之藩蔽其所係之重又如此然則非宋君之賢其孰能勝之雖然地廣則民衆衆則拊循未必周而民隱滋焉郡大則政繁繁則綜理未必密而奸蠹伏焉昔之守此者所以褰去帷裳以廣視聽也君往試察之政有未平者乎訟有未

理者乎田野有未辟而徭賦有未均者乎吏有倚法以長奸者乎官有黷於貨淫於罰者乎閭里豪右有肆其並吞以自封者乎苟有之皆民之病而牧守之責也牧者養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必為之豊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瘯蠡驅其虎豹而後牛羊得安焉民之牧不猶是乎利不為之興害不為之除欲民之安也難矣雖然牧守與風憲異職撫綏與搏擊異體斟酌損益與時宜之寛不縱奸嚴不病下則在宋君也已勉旃君

也今天子重郡守之任每詔令之須必惓惓申飭如其治有異狀將循祖宗朝故事不次用之有如宋君吾知一郡不足以淹之也君之行也侍御喬君伯蔵輩徵言贈之予知君之賢而重諸君之請遂為之書

贈兩山許侯守興化序

今年春王正月天子服衮冕執介圭朝萬國諸侯大明黜陟於是郡國多缺守吏部請擇臺省之賢者出補之而兩山許侯伯和為南京戶部尚書郎方有籍籍名遂

用以守興化報至予詣侯賀焉侯曰吾疇昔之夕夢至一處前為大海其後有山焉皆烏石也茲豈興化乎予曰然哉昔有夢虎行水濱而得汝陽守者有夢牛鬬於庭而得濠州守者侯之事殆類是乎賢者所至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疇昔之夢將非山海之神徼惠於侯歟侯謝不敢當既乃從容問郡之俗焉予曰吾郡疆域廣輪不踰三百里山與海居十之三四地狹民稠而又僻在一隅商賈之百貨不至故其為俗士力學農力耕

婦力蠶績勤生而嗇用雖貴家子弟行無車馬服無綺紈公府徭賦令下輒先趨之無敢後期者尤敦禮讓恥爭訟村墟之民有白首不至縣門下者大抵近山則民俗朴野近海則民性脆弱謂風俗本於山川詎不信乎侯曰若是則治之宜易矣而或者每病其難何也予曰民不難治惟强以治之始見其難耳夫威以怵之刑以驅之皆强治之也古之君子無意於治民而民不能不治於君子是豈强之使治也哉予聞之民有生莫不欲

安也善治民者能勿擾之而已是故法令欲其勿數更也徵名欲其勿太煩也夫然後民乃不擾焉民有欲惡不能自遂也善為政者求民之情而已是故虛其中欲其有容也廣其視聽欲並納也夫然後下之情皆得輸於我焉不覩之山與海乎夫山以鎮靜為徳而海以茹納為量者也君子法是二者以施於政將安往而不善哉侯歎曰善哉吾夢而得治郡之道焉敢不謹識之以為官規侯新安世家起進士以臨海治最徵拜民部

當榷稅於淮以廉白稱所立條格至今人守之為人高朗闓疏曉暢政體所至展采措事人以為難侯沛然有餘也然則海濵僻郡豈足以辱侯直須臥治之耳侯之行也鄉大夫郊餞之予序之

送僉憲戴君師賢之四川序

今年春四川按察司缺僉事吏部請以戸部郎中三山戴君師賢補之報可師賢尊甫廷詒公起進士由刑部出為僉事晉副使有聲今師賢又起進士為僉事矣父

子繼司風紀法冠豸服榮映一時人以為難師賢在戸部雖所職者錢穀而於天下之事罔弗究心尤疾貪汚吏曰是當盡捕寘於法耳而見夫前史所載埋輪攬轡之事則斂衽起敬慨然若欲從之遊而不知其事在於異代也可謂有志者矣僉事憲臣也凡一方利病所當弛置者皆得行之犴獄有不平得申雪之貪殘之吏大者劾治小者得黜罰之責之重如此士之得行所志葢莫有過於斯者也惟四川僻在西南三國五季之分裂

不足言矣宋平蜀既百餘年而訛言猶騰騎士屢變官於此者往往以嫌不敢修城堞況敢有所為乎國朝有天下威德廣被遐方順軌雖近蜀蠻羌亦罔敢相挺為患仕者當斯時復何所疑阻而苦於志之難行哉士患無志耳有志矣又患夫所居之位所遭之時或不足以行也茍其位與時足以行矣而不肯動心出力一步試焉姑以持祿逭責而已是不有孤聖明簡用之意而負其所學哉勉旃君也為張忠定為趙清獻在君而已君

之行也鄉縉紳合餞之予序之

贈王用寛序

上即位八年大司農累累告匱乃下廷臣議權宜足國之術皆謂令郡國凋耗兼多水旱寇賊之虞不宜更議徵斂無已則令人入粟補官可紓目前之急上是勉從之時新安王用寛客遊淮甸聞之歎曰夫為人臣者國家有急身可徇猶當棄之况財乎吾幸有先人薄田可給饔飱若不率先應詔吾則非人即日詣官請入粟如

例有司嘉之以用寛名上得補德府典膳用寛不願仕

白於吏部特告身徑去昔漢武帝欲事西南夷卜式願

以財助邊帝意其欲官也有寃欲言也使人問之曰皆

不願式無他材能又不繇文學進特其用心如此是以

漢史取之與董仲舒倪寛並列良吏今用寛之心與式

合予有取焉故賞之

壽郭翁七十序

郭翁世昌世家京師崇文門外有園林竹樹之幽亭榭

之勝吾閩士大夫出城餞客必於翁所翁與客坐則其四子以次立侍諸孫有業儒者則令執所業就客請益焉予嘆曰若翁者其亦所謂好禮者耶翁今年登七十二月廿七日懸弧之辰也其子瀾等將以張筵壽翁而屬予序予聞人之壽有係於天者有係於時者亦有係於地者今夫人有積善天必佑之而使之享有壽考此係於天者也盤古之世氣化龐厚人生其時往往有至百千歲者此係於時者也至於傳記所載若南陽之菊

潭青城之老人村居乎是者其人多壽此又係於地者也惟翁平生力於生業不以非義取父子兄弟慈孝恭愛一門之内雍雍如也是其務德緼善固足以得乎天而享壽矣况其生也當國家氣化隆盛之時我祖宗列聖曁我皇上厚澤深仁覆冒九有雖動植之微亦得各遂其生於太平之世况於人乎惟是輦轂之下王化所先居乎是涵濡德澤尤深且厚然則翁之壽固其所居之地所遇之時之不偶者有以致之哉記曰化國之日

舒以長其是之謂乎矧翁占籍錦衣無徭役之煩征戍之苦惟駕出則扈從而已是以身安心逸熙熙然享昇平之治者六七十年是惡可不知所自哉翁年雖老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出入據鞍超乘如少壯者此蓋享壽之徵無俟乎祝矣而予特原翁之所以獲壽者其故如此固以見善之可為而我國家斂福錫民亦於是有徵焉

送周曰才龍游掌教序

今之士有不得志於禮部者多卒業胄監以幸再試其意以為甲科即不可得遲以歲月猶得州縣職故多不樂就校官就校官者多吾莆士也然天下庠序之士得他邑士為之師不以為喜惟夫得莆師焉則私自慶幸以莆之士邃於經學而善誨人也故雖偏方下邑素號乏才一經莆師指授不數年間多取科第去其語人必曰吾嘗受經於莆陽先生云而莆之經學遂重於天下吾友周君曰才蓋所謂邃於經學者也再試禮部不利

今年夏丐受龍游教諭龍游之士將有不以得君為幸者乎君為教諭竹雪公之孫方伯雙竹公之姪二公皆以學行稱而竹雪公歴教定安武隆俱有成績至今二邑祠祀之此君所當法者也君往哉試推初學以為教不數年門下之士濟濟然出而效用其所推行於天下者皆君之道也吾見君之道也吾見君之道將大行於時矣即使君為良有司其所及止於一州一縣而已詎此何如哉宜君不以彼易此也予少苦貧弱冠即挾冊

出教里塾既成舉子亟欲丐學職去不意誤見錄於主司令待罪詞林十五六年濫竽清華之選然聞人談說校官之樂猶時羨慕焉况簿書之吏日奔走於塵泥中者將不望君如神仙者哉君之行也與君游者皆餞之屬予序之

送鄭君日進守嘉興序

今年春嘉興缺守吏部以為浙大郡也非其人莫可俾往是時鄭君日進為户部郎中聲稱籍甚遂以其名上

從之鄭氏文獻舊族世以儒顯日進尊公省齋先生起進士為南京禮部郎中尤以清德宿學為時所重然不及大用以殁其時日進在弱稚家又貧甚成立未敢必也知先生者皆曰安有賢如省齋而其後不立者乎蓋去之無幾日進果踵武進士洊歷至今官於是嚮顯庸矣而先生未究之學庶其在茲乎庚辰之歲予同考禮闈得日進所試文讀之明白條鬯至論及時政愛君憂民之意溢出言表而尤慨然慕真文忠公之為人其答

心政經之問尤為所稱賞當是時予知日進志在國家生民而非徒竊一第以為榮者顧其筮仕當錢穀之司雖以勤慎清白見知諸老而拘於職守澤之所及有限也乃今出刺一郡則一郡事皆得行之日進疇昔所抱之志不及此時奮力一試顧復奚待乎真文忠公再守温陵甚有美政其始終自勵及以勉其僚屬不過廉仁公勤四者而已公去温陵十四五年及其再至老稚填聚懽迎如見父母盖聖賢之澤入民之深又非漢唐以

來循吏所及也日進之為郡也倘不以公為師則亦何以言語慕公為哉日進尚懋之它日政譽流聞躐躋華要勳猷著於天朝聲實流於天下則所以答國恩而振家學者皆在於此顧以予之蹇劣因之而獲知人之名不亦竊與有光榮哉

耆壽游榮序

嘉靖戊子秋七月徽號沛恩文官五品以上致仕年七十者晉其階一級大方伯鑑湖方公文王得晉二品階

資政大夫時其子直在太學子謂之曰尊公榮遇斯極所少者諸郎趾美科第爾子勉之是秋八月直復領順天鄉薦再閱月閏公有喜二焉於是壽七十一矣鄉人仕於是者相與屬予詞將馳歸為壽公登弘治癸丑進士由戶部郎出為湖廣參議晉陜西江西左右參政湖廣右布政使轉雲南左布政使歷官三十年屢以軍功被賞賚加祿至正一品又得以三品官追贈三代乃今歸老林下洊被寵榮又如此公之福何其完且厚哉而

考公所以致是葢有非偶然者始公以主事督儲臨清不受中官餽遺人服其廉及為郎中出督漕事值歲旱河涸公請出直募饑民疏河民得不餓死而運道以通歲入如故其後奉命覈地於河南鳳陽取勢家所侵田復歸之民而釋所繫頌者至數百人及叅湖藩會平湖賊總制尚書洪公材之委征蜀果擒其渠藍鄢等檻送京師未幾江西華林諸寨賊勢熾甚公自陜移治之既至新淦張元二建昌徐九齡等各擁衆僭號流毒州縣

公皆督兵討平之及以右轄再涖湖南會三省用兵公任督餉軍以不乏食宸濠之叛公復兵守興國黄梅等處捕得逆黨立誅之賊聞之斂兵不敢廹盖公自為方岳常出入兵間運籌决策克平大憝生民頼之前後使者交章論薦公以滿盈為懼比至雲南屢疏乞休竟得請以去知公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夫陂澤之水停瀦不泄故流潤無窮公惟位不酬德是以有今日乎况直之文行克世其家所以究公之用者胡可量哉世有所

挾不及公而名位反過之及考其終亦有福履之盛如公者乎何也穴趾而豉墉必危再植之木必傷其根夫功菲而賞厚者亦若是耳予於公辱在姻婭敢以平日所以知公者為天下誦之庶欲知公者有考焉

送鄭巡檢序

今年春鄭君玉良以年勞授揭陽鮀浦巡檢將行以予其姻也徵言為贈予聞巡檢職捕盜而嶺以南盜尤多往往竄伏山谷乘機出剽居民商旅不勝其害雖達官

貴人過其境亦必以兵自衛然後敢行有司坐視莫敢誰何更數歲兩廣守臣輒一請於朝會兵夾剿期無遺種乃已然為之者猶弗悛也夫盜亦人耳好生惡死之心與人同也豈樂為是以趨其斃哉亦有司陋於拊循所致耳然其始也勢尚未熾任游擊之職者誠能嚴其禁令時其巡警設伏伺便出輒擒之則其黨潰散而盜且衰止矣距致滋蔓不可治至於貽禍若是烈哉先王之時教化修明寇紱屏息然為之防範其法甚嚴蓋其

道路之間以兵革趨行者有禁出入不以物者譏若周禮司門氏司關氏所掌是已今道路險阨之處各設巡司以防姦禁慝亦周人之遺也然為之者鮮克善其職徒知榷商稅之入而已至於寇至少則閉門弗出多則挈妻子走匿民舍以避敵操弓矢與之從事者少矣然則盜將何憚而不為乎王良有智謀膽氣令為巡檢於鮀浦也必不如予所云息雀符之警以安海嶠之民吾於王良乎有望

送鄭日宣任永昌别駕序

吾鄉鄭君日宣由南京國子助教擢判雲南永昌府與之遊者皆曰君自起鄉薦歴教數庠以至太學前後三十年所職者教耳而未有以及民也今其學得施於有政矣予聞之曰是將以政與教為二事乎冉有問於孔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之論政如此固未嘗離夫教也及考其所施如宰中都則長幼異食男女别塗矣為大司寇有父子訟

者其父請止則赦之矣皆所以厚人倫而美風俗也夫其政也乃所以為教乎後之為政者不知出此法令科條焉耳是裂政與教為二也而欲望先王之治豈不遠哉永昌在昔為哀牢國自入國朝生齒益繁名琛異寶難得之貨皆其地産民亦庶且富矣但其地僻在荒徼民夷雜居禮義之俗未必同於中州今鄭君為政於斯亦教之而已教莫大乎君臣父子長幼男女之禮若法令科條則為此而設也非所恃以為治者也君居家重倫

紀俸祿所入悉以給其兄弟家以故貧而雍睦彌篤蓋其躬孝友之行如此及其教人亦必以是焉鄱陽邑志列之名宦非溢美也當國家更新教法之日予方喜得君爲助而君行矣然君之教自是將行於遐方譬之水焉涸於東而溢於西其有所沾被則一也然則予復何恨

賀侍御劉君考最序

侍御劉君容甫官南臺三年矣茲將獻其績於朝同寅

諸君相與詣予屬言為賀予曰我朝考課之法倣虞周三載之考課其功狀云耳非有陟明之典也奚賀為然追念往時劉君偕其同官以言得罪逮繫詔獄當是時也非賴天子明聖洞燭其忠將罹禍必矣安得完璧而歸以有今日耶是之為足賀乎諸君曰然皆上之賜也予曰御史寄一人之耳目達隱𤨏違洗冤澤物乃其職也故遇事不能極諫固無足多若其按部所至不能興利剗弊以為一方造福則亦未為稱也吾聞劉君之巡

視京城也籍流民千餘戶之有産者俾任徭賦而民困漸舒按内府圖籍以復火巷而民居免於溢毁既有德於民矣及奉命出視江防屬承平之際武備寖弛則為戰艦百餘令沿江衛卒各習水戰軍聲大振又多為邏舟令所司領健卒分番邏哨寇發輒捕得之於是長江數千里無剽寇之虞呉楓楚柁出沒於煙濤浩渺之間者皆釃酒相賀曰此劉公之恵也廵歷所至察㢘兵民利病及復命於朝則條為四事上之言覈而慮周閫者

題焉夫以劉君之克盡其職如此是之為足賀乎諸君又曰然予曰劉君之賢固也然士之有志者當以天下之事為已分内今劉君視天下事何如哉朝廷之上時政豈無闕失者乎宇宙之内災變豈盡消弭者乎遠而邊疆則悍將驕兵負恩干紀内而中原則千里旱蝗道殣相望其他事之可憂若此類者雖更僕未易盡也劉君夙負憂時之志而又居得言之地今兹入朝必以耳目所見聞者切切焉為上指陳寧肯首鼠緘默為自全計

耶審如是則其澤又將及於天下不徒一方蒙福而已不尤為可賀乎於是諸君皆曰先生之言是乃所以貺劉子也請書以賀予不能辭遂欣欣然為之揄揚若夫掄材計老拔置顯崇以風有位此司黜陟者之事非君所計予亦不欲為君道也君大名世家由進士宰蘄多惠政以能徵拜令官云

送郡守項君遷之之撫州序

今天下國以百數其守多良進士有文學者也而治以

循良稱者何若是眇也予竊怪之及考班固作漢儒林傳稱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才之盛盖可見矣至所傳循吏亦不過六人文翁以州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黄霸入錢穀補官若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名信臣二人而已夫漢世文學之盛而循吏之難如此不獨今為然也然則政不必出於學乎抑長於學者未必達於政乎嘉靖己丑予同考禮闈見永嘉項君遷之所試卷雅而則辯而不肆予於是知

其學焉然未識其政也去歲予叨貳南禮遷之自職方副郎丐南爲膳部郎中旦夕以職事相親者將二年見其敏而共疏而不滯於是又知其政焉今年冬擢守於撫予方賀撫之得循吏也而遷之意不自足方娓娓焉諮所以爲郡者於予予告之曰子亦知學與政之合一者乎夫學而不達於政非學也政而不出於學非政也古之君子平居師友相與講論而爲學者無非聖賢之道及其施之於政亦必以是焉是故其子民也必仁其涖

官也必恪其律己也必嚴是皆學也學與政一也後之學者其為學也固亦嘗講說聖賢之道矣及施之政則以為史冊之言迂濶不可用而甘心效俗吏之為甚則飾虛偽以徼名峻朴罰以示威仰拾俯攫惟恐利不盈橐迹其所為皆其平日執筆醜詆以為不足汚牙頰者乃或躬自蹈之不以為恥是自棄其所學者也學與政一也嗚呼自政與學二而天下無善治矣後世吏治之鮮循者固不以是也哉遷之有志之士也平昔自許所

學為何如今之為守於撫也設施次第吾不能懸知要之其政必出於所學而不使道術政事裂而為二撫之民庶其蒙君子之澤乎甯如是漢世循吏又不足為遷之道也北風其京歲聿云暮遷之卜日戒車于邁其同寅諸君子為之徵言因次其說書以為贈

方齋存稿卷五